庸盦筆記

庸盦筆記卷二目錄

史料

十七人上疏救之
朝廷幾爲所惑
東宮太后獨納太常寺卿李棠階之奏
命斬桂清以警逃將天下爲之震肅尋以李棠階碩望
名儒
命爲軍機大臣一歲中遷至尚書其後頗多獻替勝保
以驕蹇貪淫逮下刑部獄亦用棠階言賜死天下頗以
爲宜金陵蘇浙之復也曾李左三公錫封侯伯實出
東宮之意而

西宮亦以爲然及太監安得海稍稍用事潛出過山東

境巡撫丁公寶楨劾奏之

東宮問軍機大臣以

祖制大臣對言當斬即

命就地正法天下皆服丁公之膽而頌

太后之明

西宮太后性警敏銳於任事

太后悉以權讓之頹然若無所與者後

西宮亦感其意凡事必諮而後行

毅皇帝孝事
太后能先意承志
太后撫之亦慈愛備至故
帝亦終身孺慕不少衰雖
西宮為
帝所自出無以逾也
毅皇后之立實
太后以其端淑選中之蓋其
聖德為相近云邇年以來

太后益謙讓未遑事無鉅細必待
西宮裁決或委樞府主持或者以天下大定可以垂拱
而治故益務韜晦歟
嘉順皇后賢節
國朝家法遠軼漢唐宋明之上而尤有亙古所未睹者
一則開創之功與中興之業皆出
皇太后訓政之力一則以
椒房之貴而殉
大行皇帝於百日之內如

穆宗毅皇后是也
后爲令承恩公崇文山尙書之女幼時即淑靜端慧崇
公每自課之讀書十行俱下容德甚茂一時滿洲蒙古
右族皆知選婚時必正位中宮同治十一年
穆宗皇帝將行大婚禮
后與鳳秀之女俱選入宮當是時后年十九
慈安皇太后愛其端莊謹默動必以禮欲立之鳳秀之
女年十四
慈禧皇太后愛其姿性敏慧容儀婉麗欲立之

兩宮意雖各有所屬而相讓未決乃召
穆宗俾自定之
穆宗對如
慈安旨於是乃立后爲中宮而封鳳秀女爲慧妃大婚
之夕
后應對頗稱旨
穆宗使
后背誦唐詩無一舛字
穆宗甚悅

慈禧皇太后憐慧妃之未得尊位也召

穆宗諭以慧妃賢慧雖屈在妃位宜加眷遇皇后年少

未嫻宮中禮節宜使時時學習帝毋得輒至中宮致妨

政務

穆宗性至孝重違

太后意而又憐

皇后之不得寵于

太后也乃不敢入中宮亦竟不幸慧妃常在乾淸宮獨

居無聊既而有疾

慈安皇太后偵知諸太監越禮狀於是

兩宮太后輪流省視

帝疾稍瘳

太后回宮亦召

皇后留視之

皇后權素輕不能以威讋諸太監又性羞澁守禮法

帝亦命

皇后回宮每苦口極諫然後去無何疾復大作

龍馭上賓

慈禧皇太后召

皇后訓責備至蓋

本朝家法最嚴又值

太后哀痛之餘故不覺有疑于

皇后而責之過深也

今上卽位

皇太后懿旨封爲嘉順皇后而

后自

穆宗之崩慟極誓以身殉遂不復食以光緒元年二月

二十日崩年二十二距

穆宗大行未百日也嗟乎自古烈婦殉夫者多矣若以椒房之貴猝遭變故攀龍偕逝則前古所未聞也豈不懿歟

日月合璧五星聯珠之瑞

占驗家謂五星同在一次曰合同在一宿曰聚咸豐十一年八月丁巳朔有日月合璧五星聯珠之瑞從塡星也攷是日卯正日月同在張八度歲星熒惑在張五度太白在軫三度塡星在張九度辰星在張七度蓋日月

與木火土水四星同聚一宿惟太白在軫然與日月及水土二星相距不滿三十度則猶可謂之合也尤難遇者五星皆順行而無遲留退逆之愆且皆晨見而不伏匿斯所以爲盛瑞也是歲官軍以八月朔日卯刻克復安慶由此各路大帥相繼奏捷甫逾一紀而粵捻苗回諸巨寇以次蕩平中興之功何其偉也占驗家又謂自張至軫爲楚分野是時輔翊中興者如曾文正公胡文忠公江忠烈公羅忠節公李忠武公李勇毅公以及今相國恪靖侯左公巡撫威毅伯曾公前陝甘總督楊

公兵部侍郎彭公皆係楚材可云極盛惟今相國肅毅伯李公所屬淮部諸將皆係皖人然春秋時皖北多廬鳳潁六郡本皆楚地則分野占驗之說似不誣矣沈約宋志謂周將伐殷五星聚房齊桓將霸五星聚箕漢高入關五星聚東井大抵皆隆盛治平之象然則中興景運尚未艾也

賊犯歲星致敗

天文家又謂歲星所在之分野其國有福伐之者敗春秋時越得歲而吳伐之史墨以為必受其殃既而吳果

爲越所滅同治丁卯四五月間捻酋任柱賴汶光等竄入山東登萊青一帶官軍依膠萊河築牆而守蓋欲拘之海隅而以勁兵驅殄之也余於五月杪夜觀歲星在危宿光甚明亮夫虛危齊之分野乃濟東泰武登萊青諸郡也登萊青得歲而賊擾之理當敗滅余謂論地勢則如獸入阱中論天時則彼自犯歲星不滅何待俄而賊乘膠萊河尾海灘乾涸尚有數十里營牆未築潰防而出余拊髀驚歎以爲天時地利究難盡恃也幸今伯相李公早依運河築牆以防賊之竄逸賊猛撲河牆不

能遂志迨九月間銘軍會合諸軍擊之安邱濰縣之間梟獍任柱竟殲巨股仍在虛危分野也余乃信天時地利實有可憑云

威毅伯攻克金陵

宮保威毅伯曾公之圍金陵也猛攻二年盛暑鏖兵迄不能下自朝陽門至鍾阜門開地道三十三處篝火而入地崖崩而竄塞則縱橫堆葬於其中賊或穿隧以迎我薰以毒煙灌以沸湯則避者倖脫而懟者就殲蓋每穿一穴爲賊所覺而將士須臾殞命者率常數十百人

一日穴地已過城根賊尚未覺會賊有以槍插地者穴
內軍士見槍首入地疑賊已覺而刺之也急以手引槍
入地數尺賊始知官軍在地下復迎擊之官軍或退或
死復開他道或爲山石所隔或將近城根賊酋李秀成
登陴遙望見其上常色輒知下有地道官軍既克僞天
堡城卽所謂龍脖子者也在太平門外高踞鍾山之頂
俯瞰城中提督李臣典與曾公密商排巨礮三層於其
其上晝夜對城轟擊無一息停城堞皆頹賊不能立足
曾公始下令軍士各持柴草一束擲之城下高與城齊

示將由此登城者賊併力嚴備不暇他顧又隔於柴草不能瞭望官軍於近城龍脖子山之下覓得一隧乃前數月所開爲賊所覺而中廢者曾公知賊不復防此道派千人由此挖至城下實火藥三萬斤於其中封築完固塡以大石口門留一穴以粗竹數丈爲引綫貫入穴中竹內用大布數匹包火藥實之及期各軍嚴陣以待火始入時但聞地中隱隱若雷聲約一點鐘之久俄而寂然眾又以爲不發矣忽聞霹靂砰訇如天崩地坼之聲城垣二十餘丈隨煙直上萬眾屬目咸見是城聳入

雲霄也大石壓下擊人於一二里外死者數百人諸軍由鉄口衝入其上有黑雲一陣隨之既而城中火起其見火光中有若金星一箇騰入雲端繼有白光一道衝上蓋皆寶氣所化也先是咸豐三年粵寇之陷金陵也募得一黔人善挖煤者掘地道自儀鳳門入及官軍圍金陵黔人復在軍中曾公使掘地道自太平門入噫一省垣也而得失係於一挖煤者之手亦異矣曾文正公既至金陵修治鉄口鑱石識其處銘曰窮天下力復此金湯苦哉將士來者勿忘

李秀成被擒

金陵之拔也僞忠王李秀成偕一僮遁走方山突遇樵者八人有識之者唶曰若非僞忠王乎秀成長跪泣曰若能導我至湖州願以三萬金爲壽樵夫相與聚謀以爲不如執獻大營金其焉往且可獲重賞遂縻之以歸其村名曰澗西是時秀成與其僮兩臂金條脫皆滿又以一騎負箱篋皆黄金珠玉寶貴之物約值白金數十萬兩村民盡拘之一室其珍寶尚未敢分也村民陶姓者八人之一也時有族人在太平門外李臣典營中將

往告之道過鍾山腹中饑渴時提督蕭孚泗駐營鍾山營中有伙夫素與陶姓相識遂入少憩語及獻俘事伙夫以語親兵親兵以告統領乃使一人留陶姓與之酒食雅意綢繆不使得行孚泗自率親兵百餘馳抵澗西村以秀成歸盡收其珍寶將并殺陶姓以滅口伙夫陰告之分以寶珠五枚良馬一匹俾乘夜逸去孚泗竟以擒獲秀成膺一等男爵之封其後威毅伯曾公微聞其事賞村民八人白金八百兩復為營中親兵分去僅以五十兩畀八人八人者共分之

張洛行被擒

張洛行爲撚寇渠魁跳梁十年官軍無如之何同治癸亥洛行爲僧邸所敗以五千人保於尹家溝僧邸率大軍圍之洛行自知勢不敵以數百人突圍出僧邸召騎將恆齡率數千騎追之擒斬賊黨略盡洛行以二十人奔西洋集圩主陳天保故賊黨也甫於是日降官軍而洛行夕至天保紿之陰遣人馳報宿州署中時西林宮保英翰署宿州知州率壯丁二百人赴之直至洛行臥所洛行方吸洋煙英公呵之起曰汝非張洛行乎曰然

曰從我走乃併其甥姪數人皆拴以歸解送僧邸軍前
凌遲處死僧邸保與英公俟補直隸州後以知府用
朝廷頗嫌其賞薄未數月擢知潁州府旋遷鳳潁六泗
道兩年間遂至安徽巡撫
謝忠愍公保衛天津
咸豐三年粵賊北犯畿輔長蘆鹽運使楊霈為防禦計
捐廉製洋槍五百桿招募壯丁在署教演號曰蘆團旋
奉
旨派前任浙江巡撫梁寶常等協同天津地方官辦理

團練闔縣紳商立義民局二十八處每局五六十名按期訓練縣人張錦文者前為麟見亭河帥家丁為司庖政繼以鹽筴致富倡捐團練經費並上守禦策於鹽政文謙鹽政善之發令箭一枝給錦文俾籌布置錦文自練壯丁三千名號曰鋪勇當是時天津鎮協各兵連年徵調在外城中惟有鹽團鋪勇而義民二十八局散布一縣通計惟有數千人天津地平衍無險可扼悍賊七八萬由南而來自春徂秋寇氛日逼民心大震八月朔夜疾風甚雨城西芥園河隄驟決天津道張起鵷督率

官并馳往堵築見有紅燈隱隱前導奔流隨之此隄高與城齊地勢東窪西仰乃水不東趨反灌西南居民廬舍無慮而城南彌望汪洋倐成巨浸靜海滄洲求路及諸歧徑皆沒於水僅存大道而已決口前一日隄上有二人徘徊往來一人曰當在何處一人指曰此處即可咸成巽之次夜堤潰即所指處也九月二十六日偵知賊已入滄洲境錫文夜謁縣令謝子澄曰寇逼矣當柰何謝公曰無餉無以辦事爲之柰何錫文獻票錢四千緡爲募勇費且謂賊勢鴟張非遏其銳氣不可明日募

夫萬餘掘長濠於小稍直口復以席裹土如鹽包然壘成礮臺造礮盤六座於臺上卽日工蕆錦文入見縣令令告之曰昨夜獄犯喧譁恐生變奈何錦文曰莫若擇其罪不至死者出之激令殺賊贖罪從之回民劉繼德者甫出獄振臂一呼回民奔集者千餘人遂率赴教場聽令適錦文豫引鹽課銀二萬兩至儘數易錢分爲小票以給勇糧官紳議誰可督隊者謝公奮然請行衣短後衣持槍上馬率練勇至城西小園駐焉先是邑人賈慶堂獻策恐賊於水淺處偷渡村民有弋鳥者善用排

槍置小舟上覆以席推行水中百發百中僉呼之爲雁戶宜招募設伏以備不虞官紳皆以爲然倉猝募五百人是日使慶堂率往伏於稍直口之東南二十八日闔郡文武齊集教場忽一老人來謁曰賊已在城西黃家墳造飯矣言訖不知所往登臺瞭望果蜂擁而來謝公率衆迎勦盧固據槍乘勢堵截縣民數萬持械相助賊首名小禿子者矯健絕倫賊中呼爲開山王手執黃旂左右指揮奮迅剽疾我軍以火槍擊之擊上則鼠伏擊下則猱騰槍甫止則隨煙而進有大帖老卒嘻曰是賊

狡猾非巧取不可乃以兩槍上下交擊之立斃賊氣奪
猶奮突而前至設伏處呼渡雁戶佯應推舟前行距賊
數武號鑼一聲排槍轟發賊紛紛倒地驚以爲水雷遂
大潰是役也賊因水阻迂道東走僅遲至一日而稍直
口得以爲備且歧徑皆淹沒可豫料賊所至而以全力
專備一路斬賊五百餘級而我兵勇無一傷者由是小
稍直口改名得勝口旌戰功也是時惜無大軍夾擊不
能一鼓殲賊又以賊衆我寡未敢違追賊遁至楊柳靑
旋據靜海之獨流鎭十月十七日督師大臣勝保始統

大兵由深州至天津旋赴獨流鎮勦賊並調謝公至大
營辦理糧餉帶練殺賊十一月二十三日副都統佟鑑
擊賊獲勝殺數百人因搜取濠板被賊擁圍手執長矛
殺賊數人而死謝公馳往援救身受七傷赴水而死勝
保奏聞得
旨謝子澄著贈布政使銜卽照布政使陣亡例賜卹並
給騎都尉世職入祀京師昭忠祠准於四川原籍建立
專祠佟鑑謝子澄並准於天津陣亡地方合立一祠謝
公旋予謚忠愍而天津紳民先於西門外雙廟街建立

謝公祠光緒六年始合祀佟公改號雙忠祠然津人尤
處事謝公每遇誕辰及死之日皆有賽會張錦文因頻
年捍寇有功桑梓縣人前後贈匾額數十方大吏入告
賞給一品封典子汝霖由道員加二品頂戴孫鴻壽
欽賜舉人錦文既卒縣人附祀之雙忠祠內竊思天津
癸丑一役官紳戮力天人相應用能擊敗粵寇保全郡
城當時合羣策羣力以有此功主其事者殆不止謝公
一人況縣令秩稍微事權所屬在名位素高之官紳厥
後謝公獨尸其名者則以其慷慨激發願爲前驅成功

指顧旋以殺賊捐軀合於能禦大患以死勤事則祀之義至今廟食一方而錦文亦得附祀焉所以報之者隆矣夫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當粵賊披猖時事孔棘之秋

顯皇帝側席求賢有能倡眾殺賊者往往不次超擢謝公已升知府將大用矣忽而臨陣死綏此天津父老所以尤感唏不置也楊霈以捐募廬團

天子謂爲知兵由長蘆運使擢湖北巡撫連擢湖廣總督統兵勦賊後以遇寇退避失陷列郡貽誤封疆褫職

逮問尤可見偶值事會僥倖居功者之不足恃也

星變奇驗

天文家每測象緯以占人事之吉凶其法由來舊矣西人則謂星行有一定之軌度與人事毫不相涉以是習西法者但精測算而不言占驗然見於史册者數千年來治亂禍福往往十驗七八其說有未能盡廢者余所親覩如咸豐十一年五星聯珠之瑞既誌之矣又如咸豐八年九月彗星出西北其芒埽三台並及文昌四輔月餘乃滅余謂三公中必有當其災者未幾而科場之

獄與軍機大臣大學士柏葰以失察門丁舞弊肅順等
復深文周內竟罹大辟十年七月熒惑入南斗是時英
法兵船犯大沽北塘陷踞礮臺入天津逼通州
天子以秋獮駐蹕熱河十一年五月彗星復出西北長
數十丈犯紫微垣及四輔余見其芒燄熊熊幾及帝座
一星心甚憂之至八月而
文宗龍馭上賓光緒八年法蘭西始謀越南端倪大露
是年八月彗星見於張翼之間余謂越南分野在翼軫
而彗所以除舊布新越其爲法所併乎未及三年而越

南全國果盡歸於法矣夫天象變於上人事應於下有不期然而然者孰謂天文家占驗之說不可盡信乎

多忠勇公薨於盩厔

欽差大臣西安將軍多隆阿忠勇公由黑龍江馬隊從征楚皖游擢大帥身經數百戰料敵如神其奇勳偉績尤在廬桐之間摧滅粵寇陳玉成實能轉移天下全局曾文正公嘗稱其智勇兼備爲中興名將第一同治元年提師入關營以親兵七十人解剿南之圍以二千人破捻寇五六萬之眾伏尸四十里山前巨壑窈不見底

人馬層積塡與路平驅動回寇如風埽籜其計畫常出人意表萃而迫之山谷之間大川之旁殺賊動以數萬計陝西叛回幾盡將移勦甘回矣適滇匪藍大順由蜀竄陝陷踞盩厔城中老賊僅數百人脅從人數亦不甚多多公引兵圍之大順百計守禦城小而固久不能拔朝廷既知賊勢之衰又以多公用兵素稱神速訝其師久無功也

嚴旨詰問多公起自武員不耐摧折又自恥其困於小寇也同治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掘地道燃火藥轟開月

城丈餘公自率穆圖善姜玉順等躍入其城不意城內尚有堅卡五道將士力攻不能破公在礮臺親自擂鼓賊見其穿黃馬褂也知為大帥以鳥槍狙擊之頭眼受傷忍創回營傳令諸將此城速克傷重亦可痊如不克傷輕亦不欲復活諸將四面環攻以次日三更克復縣城藍大順逃至漢陰為團練所截殺而公傷病益劇巡撫劉公蓉往視之見其臥於躺椅困憊殊甚竟瞠目不能語遂以四月十五日薨於盩厔公生平愛士卒如骨肉而威令嚴明凡所指揮湯火不敢避屢殄巨寇勳滿

海內而此次忽爲小醜所困殆有數焉方受傷時
上發內府珍藥敷治並
命黑龍江將軍傳其子雙全馳驛往視而公本無家雙
全依戚族而居身無完衣將軍憐賦賻以行資始得馳
往已不及見公遺疏云不使家有長物身有餘財洵非
虛語也或曰駱文忠公奏報早稱大順死於四川守鼇
屋者實大順之弟二順然陝西兵民則皆指爲藍大順
云

曾左二相封侯

曩聞粵寇之據金陵也
文宗顯皇帝顧命頗引爲憾事謂有能克復金陵者可
封郡王及曾文正公克金陵
廷議以文臣封王似嫌太驟且舊制所無因析而爲四
封侯伯子男各一曾文正公封一等毅勇侯世襲罔替
曾沅甫宮保封一等威毅伯提督李臣典封一等子提
督蕭孚泗封一等男左文襄公之肅清甘肅新疆也
廷議援文襄公長齡平張格爾封公之例擬封一等公
爵

皇太后謂從前曾國藩克復金陵僅獲封侯左宗棠孫曾國藩所薦其所用得力之老湘營亦係曾所遣將領劉松山等又曾所舉也若左宗棠封公則前賞曾國藩爲太薄矣乃議左公以一等恪靖伯晉二等恪靖侯所以不獲一等者示稍遜於曾公也

聖明燭照纖悉靡遺權衡輕重適劑其平雖前後事隔十年而許量猶不爽銖寸若此此其所以成中興之業歟余昔遊京都聞談時事者皆有此說因憶而錄之

駱文忠公遺愛

駱文忠公秉章以咸豐初年巡撫湖南適值粵寇鴟張曾文正公以在籍侍郎幫辦團練旋創籌餉募勇之議益陽胡文忠公新甯江忠烈公實左右之風氣既開人才蔚起於是塔忠武公塔齊布羅忠節公澤南李忠武公續賓李勇毅公續宜王壯武公鑫及前總督楊公岳斌前侍郎彭公玉麟等先後卓著戰功名聞海內其他以殺賊躋顯秩者尤不可數計當是時精卒徧於畎畝良將布於閭閻但患招之不能盡不患其無可用也駱

公以休休有容之度適莅是邦而逢其盛每與諸公共事頗能不掣其肘不掩其長以故勳望日隆會今大學士恪靖侯左公以在籍舉人就駱公前任張石卿中丞亮基之幕張公既去駱公復賓禮之左公練習兵事智略輻湊駱公專任以軍謀集餉練兵選用賢將屢卻悍賊兩敗石達開數十萬之衆復分兵援黔援粵援鄂援江西丰釆幾與曾胡二公相並則左公帷幄之功也駱公每公暇適幕府左公與幕賓二三人慷慨論事證據古今談辯風生駱公不置可否靜聽而已世傳駱公一

曰聞轅門舉礮顧問何事左右對曰左師爺發軍報摺也駱公頷之徐曰盍取摺稿來一閱此雖或告者之過然其專任左公可知惟時楚人皆戲稱左公曰左都御史蓋以駱公官銜不過右副都御史而左公權尙過之也然駱公外樸內明於賢不肖之尤著者口雖不言而辨之甚精既能推轂賢才賢才亦樂爲之用至其清介自守尤爲一時封疆大吏所不及此其建樹之本也余往嘗游湖南聞楚人皆曰駱公治吾楚十年而吏民安堵羣寇遠遁此吾楚福星也厥後督師入蜀蜀中值藍

朝鼎李短搭搭等羣寇蠭起揭竿烏合之徒所在屯聚全省被蹂躪者四十餘州縣駱公偉募楚勇萬人以行是時黃子春觀察醇熙爲統將劉霞軒中丞蓉實以同知佐戎幕旋超授四川藩司贊畫軍事者二年楚軍入蜀一戰大捷鼓行而西驅殄羣孽遂解定遠緜州之圍而黃觀察亦遇伏戰歿駱公選裨將代領其衆會合蜀軍分途追勦藍李等巨酋十餘人以次擒戮未一年而全蜀肅清蓋藍李各寇皆起於草竊聲勢雖盛並無遠略實不耐戰駱公以楚中節制之師進與之角鮮不克

捷既捷之後羣賊望風瓦解自就夷滅故其摧陷廓淸
之功爲甚捷也蜀民見駱公用兵如此之神速以爲諸
葛復生且出水火而衽席之皆曰駱公活我石達開李
其悍黨窺犯蜀疆自入絕地諸土司扼守險隘會合官
兵捦滅之天下聞之謂石達開著名劇寇不過稍亞於
洪秀全而駱公捦之易於反掌莫不仰其威名蜀民亦
謂駱公用兵果不可測於是感之如父母而望之如神
明矣蜀中地大物博駱公既削平羣醜省中司道建議
整理財賦因而籌餉籌兵南援滇黔北援秦隴當是時

賀文正公督兩江凡湖廣兩粵閩浙等省大吏之黜陟及一切大政

朝廷必以諮之駱公督四川凡滇黔陝甘等省大吏之黜陟及一切大政

朝廷必以諮之二公東西相望天下倚之爲重而駱公所陳大計亦多能統籌全局不愧老成典型先是蜀中童謠曰若要川民樂除非馬生角蓋俗稱駱字爲馬各駱而南方又各角同音也然則駱公當立勳名於蜀其數早巳前定矣駱公旣覈成都爲之罷市居民皆野哭

巷祭每家各懸白布於門前或書輓聯以誌哀思適丈
勤公崇實以將軍署總督謂爲不祥遣使禁之蜀民答
曰將軍脫有不諱我輩決不敢若此聞者爲之粲然迄
今蜀民敬慕駱公與諸葛武侯相等駱公專祠蜀民亦
呼之爲丞相祠堂雖三尺童子入其祠無不以頭搶地
者或謂駱公生平不以經濟自命其接人神氣渾穆人
視之固粥粥無能而所至功成所居民愛在楚在蜀自
有諸賢擁護而效其長豈其大智若愚耶抑駱公之旂
常俎豆早有定數大功之成不在才猷而在福命耶余

謂駱公之當亭勳名固由前定然其德器渾厚神明廉靜推誠以待賢俊亮直以事
朝廷斯其載福之大端也同時張石卿制軍其初名位與駱公相埒而才調發越則十倍駱公然有爲不能有守好用權術多謀少斷又所居皆貧瘠之地所與共事多庸妄人其遭逢不如駱公遠甚崎嶇二十年不能以功名終蓋其德不足以運其才器不足以載其福適若與駱公相反云

勞文毅公善居危城

善化勞文毅公崇光為封疆大吏二十年值咸豐同治用兵之時其所居亦率多負窘艱危之境雖無卓然傑出之經綸然每能履變不驚化險為夷以功名終則其從容應事之度有可稱者焉先是文毅以廣西布政使統領一軍出省勦賊招降賊首張嘉祥改名國樑即後在江南殺賊為名將殉大節諡忠武者也文毅既擢巡撫洪秀全楊秀清等大股悍賊雖已出粤境而餘寇蜂起蔓延如毛廣西餉絀兵弱搘持數年賊勢益熾與湖南廣西諸省音問阻絕餉道不通省城數十里以外皆

賊也文毅與人書云吞膺疆寄困守孤城不特毫無官趣抑且毫無生趣適蔣果敏公益澧以候選知府爲羅忠節公澤南營官中道散去文毅招之赴粵蔣公請立功後必保至實缺按察使所需糧械毋稍缺乏然後願行文毅許之蔣公乃募楚勇三千人入粵擊平羣寇克復諸府縣城楚粵之路始通無何而文毅調撫廣東權兩廣總督自咸豐七年葉昆臣使相名琛爲英吉利所執英人踞守廣東省城者數年迨庚申和約既定次年英人交還省城督撫司道仍駐佛山鎮不敢入城英人

嘗目笑之謂兩國既和斷不復存惡意中國大員何怯也然是時上下議論皆謂一入省城必受洋人挾制將復如葉相之事文毅內決於心獨備儀從呵殿入省城城外萬人夾道觀之將軍都統司道府縣遂皆從之洋人既覺其無所懼諸事稍稍就範議者亦始知與葉相彼此異時以是稱文毅之毅焉旋實授總督量移雲貴雲南自巡撫徐之銘倚叛回以自重總督潘忠毅公鐸至為所戕厥後之銘雖死而回黨內外盤踞耳目甚廣巡撫劉公嶽昭藩司岑公毓英皆統師在外文毅始駐

貴州既而道路稍通遂入雲南或勸文毅毋遽入省城文毅曰省城未失而大吏皆憚不敢入則彼寇將終據之且彼所以欲害我者恐或有圖之之意也今我未挾重兵則彼固無虞矣遂入城莅總督任終日閉鈴閣以示無事日寫白摺三四開告人曰吾以此陶情適性且泯彼猜疑也於是在位數年而薨夫文毅治廣西最久其所籌亦殆無遺憾若在廣東則是時已與英人講解入城本無後慮文毅之智殆能見及之其在雲南蓋有不服藥爲中醫之見存焉總之兩粵及雲南三城者以

嘗見度之皆危地也然惟攖之以無心則雖履至險而往往能化其險觀文穀之所處殆猶佛家能狎蛇虎而蛇虎亦竟不為之害歟

鄧子久中丞被害

江甯鄧子久中丞爾恆以翰林爲雲南道員洊擢藩司咸豐十年十月升授貴州巡撫未及赴任明年春調陝西巡撫是時徐之銘撫雲南綱紀廢弛回寇與營將句通爲患之銘非但不能禁遏又從而黨庇之浸遂爲所挾制副將何有保者始亦爲之銘私人旣而黨羽日衆

勢燄縱横作惡多端之銘亦無如之何凡滇中大小官
員以升調病休出境者有保輒遣其黨迫之境上盡刧
其宦囊以去無敢與校皆以得出虎穴爲倖有保等恃
此爲生涯者數年矣中丞之將赴黔也行李馬䭾中途
被刧中丞聲稱俟到京參奏適調陜撫行至曲靖借居
府署何有保聞有參辦之言密嗾其黨史榮戴玉堂夜
率練役擁入署中戕害中丞所攜衣物旅費搜括無遺
於是遐邇紛傳之銘以中丞久任雲南司道知其陰事
恐中丞一入都而其劣蹟盡聞於

朝也故密諷何有保害之之銘亦奏中丞被戕之事大
致稱鄧爾恆由滇赴陜經臣派撥兵練護送行抵曲靖
在府署偏院居住署知府唐簡等素知府署不甚嚴密
欲派兵練巡查鄧爾恆自稱行李無多不須防衛僅留
兩僕在內伺候是夜竊賊李寶踰垣而入鄧爾恆聞院
內有賊親自堵門賊捕李寶素恨鄧爾恆聞其在內遂
與其夥黨一擁而入遂將鄧爾恆殺害該府聞警傳集
兵役拏獲各犯即經就地正法等語並將曲靖文武原
稟鈔呈

文宗諭旨云鄧爾恆在曲靖府署居住知府唐惇等既欲派兵練巡查何以輒復中止竊盜拒捕傷人固屬常有之事惟鄧爾恆係屬大員何以輕身堵門即謂該犯李寶係因懷恨故將該撫殺害然昏夜之中何以知堵門喊捉之人即係該撫且知李寶之殺該撫實爲挾仇起見在場各犯既已就獲該府等自應迅速解省聽候審辦何以遽將各犯正法以致無可質對鄧爾恆既留兩僕在內則被害情形均應目擊何以並未取有供辭曲靖文武原稟種種情節支離徐之銘並未駁斥輒行

入奏以大員被戕之案並不徹底嚴究草率了事實堪詫異新任總督劉源灝已諭令趕緊前往雲南著將鄧爾恆被害情形密速訪查據實具奏務期水落石出不准稍存徇隱消弭之見欽此源灝竟不敢赴滇遷延半年中途乞病而歸臺諫交章論列前任總督張亮基亦疏劾之銘奉

穆宗諭旨云鄧爾恆被戕之案日久未予查辦亦無以彰國憲著張亮基迅速馳赴雲南督辦軍務將徐之銘先行撤任並將鄧爾恆被戕之案徹底根究按律懲辦

何有保父子如此跋扈必須設法剪除又宜防其設計暗害欽此於是復起江甯潘忠毅公鐸於家馳往查辦先是臧玉堂等旣害中丞掠其行裝何有保以其隱匿贓物執縛玉堂拷打甚酷玉堂氣忿潛逃嗣聞潘公查辦之信同治元年閏八月糾衆夜攻何有保殺之史榮臧玉堂旋皆被潘公拏獲研訊各情供認不諱飭予正法潘公據實覆奏並稱訊據各犯供稱徐之銘並無知情徇縱情事但以疏於防範請交部議處何有保仍戮尸梟示以儆兇殘遂由此結案然謂之銘並不知情世

多疑之潘公或自以萬里孤蹤威惠尙未周浹而之銘在滇日久私黨蟠結驟難芟撤旣須與之共事不得不爲之湔祓以安其心歟然余謂何有保等本無甚伎倆並非難除之賊一聞潘公査辦其黨即自相攻擊而之銘安坐兩年置之不理律以春秋誅心之法雖之銘實不知情謂之知情可也

潘忠毅公遇害

潘忠毅公鐸始自河南巡撫降調湖南布政使咸豐二年粵寇之攻長沙也公嘗以藩司護理巡撫守城有功

後乃引疾以去優遊林下者十餘年同治元年雲南叛
回蠭起全省分裂而省城回衆亦與叛回相通魚肉良
民脅制官府大小衙門皆有黨羽踞巡撫徐之銘貪淫
昏懦旣已自失其權爲回人所箝制因又挾回自重怙
惡不悛是時之銘雖已罷斥而
朝廷所新授之巡撫賈洪詔林鴻年等皆不能入滇境
僑寓成都每遙探雲南軍務具摺奏報而已之銘爲諸
回所擁護託言新任未到不能交篆踞位奏事如故如
是者三四年之銘旣嗾其黨殺升任陜西巡撫鄧爾恆

於境上總督張亮基頗有戒心引疾求退疾馳而去深以得出滇境爲幸

朝廷方起用舊臣遂命潘公署雲南總督時同治二年也潘公不避艱險毅然入滇道經曲靖回弁馬聯陞來謁而稱有人給信令其設謀殺害總督聯陞固回黨之黠悍者或故爲恫喝之言或徐之銘與省城回衆慮公之至早欲害之均未可知而公置之不問行至板橋署布政使岑毓英總兵馬如龍排隊迎入省城旣視事亟欲力振威權安輯回漢而同僚異心寇盜逼處殊難措

手回人掌教馬復初者名德新以字行昆明縣諸生在回教中行輩最先推爲大西滇省羣回皆信聽號令自徐之銘以下無不仰其鼻息受其挾制之銘嘗與德新遣回人武進士田慶餘招撫杜文秀許割大理永昌麗江三府封之德新復親至姚州議和文秀在姚州徧貼僞示謂馬復初已允分給迤西之地矣馬如龍者亦回衆中之渠魁慓悍好鬬之銘奏署臨元鎭總兵潘公察知回黨內外盤結之銘又從旁掣肘滇事遂無可爲然德新如龍雖首鼠兩端尙未顯露逆迹頗欲羈縻勿絕

而署督標中軍副將楊振鵬亦陰與囘通馬德新使人示意欲封平南王公嚴拒之德新不懌馬如龍恃其徒衆欲兼併迤東諸郡惟臨安士豪梁士美不服以忠義激厲官紳糾衆據險以抗如龍如龍屢請勦士美公不許如龍懷怨逕率所部往攻臨安公命如龍若踞臨安則囘勢益强且梁士美忠義宜保全之密檄士美固守待援又檄他郡練衆之素與如龍爲讐者數千人陽爲會攻臨安實令與士美合圖如龍蓋如龍去則囘稍弱而後滇事可籌也公念徐之銘雖不足恃究係同辦一

事嘗向之銘徵露其意之銘歸告其妻之銘之妻多與
回酋狎暱酋以告德新德新恐懼交幷密召武定營參
將回酋馬榮率練黨二千餘人卽冒公所調練眾旂幟
入居省城五華書院日出騷掠居民訟之督撫兩署同
治三年正月十五日公親往書院彈壓諭令出城請期
五日不許請期三日亦不許限以卽日出城是時回眾
矛戟森列馬榮攘臂大言曰卽不出當奈我何嗾其眾
使前公大罵身受七傷死之雲南府知府黃培林昆明
縣知縣翟怡曾上前救護同及於難中軍楊振鵬在側

默然無言是日也公約徐之銘同往之銘陽諾之而不至蓋早知其有變云賊亦不攻其署岑毓英以兵練數百扼守藩署自臬司以下官吏未死者皆避入藩司官廨徐之銘迎馬德新入居總督署號令一切陽稱請其彈壓回眾德新以總督關防送交徐之銘公尸暴露三日其家丁哀懇楊振鵬轉求德新發回字令斿始得殯斂面如生德新之召馬榮初意欲使官與回相持不下已乃出而調停之以市德於總督並解馬如龍之厄不料其構成大釁且所忌惟潘公今公已死又欲討馬榮

以示己無背叛意乃密召馬如龍率師赴省岑毓英亦致書如龍獎其忠誠召之入援如龍攻臨安數日不克得書欲退恐梁士美追襲乃以情告士美士美登城謂之曰汝若奔援省城盡心王事當不汝追也如龍折矢與之盟以二月一日夜囘至省城自南門入與岑毓英夾攻賊黨賊死傷過半楊振鵬登城勸止官軍勿開槍礮天明送馬榮出城逃囘武定初五日衆議徐之銘仍署總督馬如龍署提督疏通道路厥後馬聯陞以叛闖是年十二月林鴻年奏稱馬聯陞伏誅馬榮爲官軍所

擒解至省城正法楊振鵬受之銘檄往權鶴麗鎮總兵與回匪通謀作亂爲如龍所擒斬

任柱賴汶光伏誅

同治五六年間捻寇竄突蘇皖鄂豫山東等省黠猾以賴汶光爲最而慓悍善戰莫如任柱所統馬隊爲多方諸軍劃運河而守捻衆馬步約近十萬盤旋濟青沂海之間行蹤飄忽官軍追逐往往落後實尚未能制勝一日銘軍逐賊於安邱濰縣之交獲一賊目曰潘貴升者訊知爲任柱帳下健兒將殺之貴升呼曰赦我我願投

誠其甥有唐姓者在銘軍作哨官亦願保而釋之劉省三軍門聞之呼貴升謂曰汝能爲我殺任柱乎對曰能乃畀以洋鎗一枝曰此去若成功而返當賞汝三品銜花翎及白金二萬兩如不能殺亦不汝責任汝相機爲之可也蓋劉軍門之意本非望其必成以爲即不能成不過棄一洋槍耳貴升執槍馳馬而去復歸任柱柱信而不疑仍置帳下明日復戰貴升忽以槍擊任柱殞於陣前縱馬奔向官軍告劉軍門曰我已殺任柱矣始猶不信繼見捻黨不復耐戰銘軍與諸軍連日大捷賊勢

如土崩瓦解追至贛榆沭宿境內降賊供稱任柱實死乃賞貴升如前約賴汶光既哭任柱而埋之其黨震懼潰散略盡汶光率敗賊千餘名搶渡六塘河南趨揚州諸軍水陸窮追賊至灣頭手無器械饑疲已甚竟入民家掠食會大雨吳香畹觀察（毓蘭）偵知賊無去路夜率所部華字兩營會同水師急擊之各勇丁爭取牛馬財物懷挾甚富觀察恐爲賊所乘急令撤隊時已二更歸營各釋所負復於三更出隊諸賊冒雨淋漓阻於河水正在徬徨饑窘之時官軍縛之如執雞豕生擒賴汶光

淩遲處死東路捻股遂滅

總兵陳國瑞驕蹇取戾

已革記名提督處州鎮總兵陳國瑞年十餘歲爲粵賊所虜既而降於官軍總兵黃開榜養爲義子隸大帥袁端敏公甲三部下未及弱冠積軍功至都司然慓悍不馴動輒犯法是時吳勤惠公棠以漕運總督駐節清江浦素將於臨淮大營端敏乃以國瑞子之始將七百人與捻寇追逐於淮揚徐海之郊每戰輒勝威名日隆吳公既倚爲長城壹切順其所爲如奉驕子漸增募其衆

至二三千人復隸故科爾沁忠親王麾下掃蕩練匪苗霈霖及山東白蓮池教匪皆以國瑞爲首功積官至記名提督處州鎭總兵幫辦淮軍務國瑞益自鳴得意令軍中稱已曰大帥自謂名位與吳公相並有輕之之意矣忠親王戰沒曹南諸將皆以不能救護主帥獲罪國瑞獨以戰功素著免予議處時曾文正公督師北上適劉省三軍門銘傳克復濟甯之長溝國瑞率軍後至見淮軍將士所攜洋槍精利心獨豔之國瑞向以黠悍自雄諸將無敢與抗者旣惡淮軍之先入長溝也又思

奪其利器自率親兵五百人突入長溝見淮軍勇丁即殺之凡殺數十人劉軍門聞變親督所部與戰於塞中淮軍盡攜火器發無不中國瑞親兵多執長錨狹巷中不能轉掉五百人皆殲焉國瑞躍登民屋劉軍門使其眾梯而執之置之空樓三日給以糜粥使饑而不至於死國瑞見軍門泣曰此五百人皆數年來所糾合四方之精銳一旦爲君所殲吾軍從此衰矣軍門乃憐而釋之於是劉陳二人皆稟訴於曾文正公互相指訐文正惡國瑞之獷也欲摧其盛氣而磨勵陶成之凡批牘數

千言大旨奬其長而戒其短歷舉其罪惡十餘事俾速自悛改且明白禀覆並勸其去欽差字樣勿與英康兩軍同紮勿擾民勿梗調勿私鬬勿虛報勇額國瑞具禀詞多巧飾不肯任過文正歎曰是眞不可教也已乃具疏彈劾撤去幫辦軍務名目革去提督褫去黄馬褂仍留處州鎭總兵以示薄懲而觀後效國瑞悚息聽命馳往徐州謁見文正受約束維謹旋復還駐淸江國瑞馭下嚴酷手刃膳夫不下百餘人將士無罪被殺者不可數計國瑞有養子曰陳振邦亦積功至總兵一日國瑞

忽欲殺之振邦求救於漕帥吳公爲之緩頰國瑞不聽振邦乃走匿漕帥署中國瑞再三索之不得自率親兵數百馳赴帥署欲掩執振邦時已二鼓署中聞變急閉大門國瑞督兵攻之守門者在內叱曰汝賴漕帥卵翼扶持以有今日乃敢反邪國瑞怒曰以子叛父非反而何吾捕反父之子且討匿反賊之人耳力攻久之壞大門而入復攻二門破之署中人退守宅門其堅過於大門國瑞猛攻不克然署中人情愈急罵愈厲國瑞益怒不可忍自以頭觸門㬥勇氣厥頽然仆地吳公乃命開

門使數人昇國瑞置一古廟中派員看管而檄別將代統其軍疏劾國瑞革職永不敘用越一年捻酋張總愚馳突畿輔山東是時醕邸方領神機營密薦國瑞欲倚以辦賊復

召為頭等侍衛俾募數千人討賊國瑞之復出也頗染鴉片煙癮兼有好色之稱銳氣已大不如前而性情驕暴如故倚恃邸眷陵侮諸將過

欽差大臣恪靖伯左公營中所運餉銀軍械於中途擅自截留左公具疏劾之請以都司降補奉

旨留中而命國瑞歸左公節制國瑞上書左公歷數其短如排擊曾文正公爲背恩栽抑鮑超蔣益澧爲攘功等語指摘不遺餘力而密致其稿於醕邸醕邸奏之
朝廷慮國瑞不復能爲左公用乃命改歸安徽巡撫英公翰調遣越日復改歸山東巡撫丁公寶楨調遣既而運次改隸大學士官公文將軍都公興阿部下最後隸
欽差大臣肅毅伯李公部下國瑞軍實無戰功而捻寇適全股蕩平國瑞亦獲受
上賞開復記名提督黃馬褂花翎勇號并賞雲騎尉世

職諸軍既皆凱撤國瑞往來南北庚午天津焚燬教堂之案洋人以其激怒津民致殺領事豐大業檄索陳國瑞甚急賴曾文正公嚴詞駁斥俾得無事國瑞乃僑居揚州與提督李世忠過從遊讌先是國瑞在淸淮時嘗截留李世忠營中餉鹽值銀鉅萬又殺世忠部將之攻下蔡圩者取其軍械而誣其句通苗霈霖世忠皆不敢與校及是欲洩宿憾而陽與爲驩國瑞不悟日與狎飲時時以戲言虐之世忠積不能平一日淸晨率親兵數十突入國瑞之舍擒國瑞以出聲言解往金陵聽總督

曾侯相處置撫以登舟揚帆南下國瑞之兄子陳澤培率衆追之是時湖北運銅船數百號停泊河干其水手皆楚人國瑞同鄉也澤培號於衆曰孰能追奪吾叔者賞以萬金於是應募者數千人追及世忠於瓜州之四里舖圍其大舟世忠乘夜挾國瑞登舢板礮船潛行出口溯江西上黎明澤培登其大船取世忠妾婢三人以歸揚州扶以遊街官吏馳往彈壓送歸世忠本宅而船中尚有一女於紛呶之際懷金寶赴水以死曾文正公既接世忠禀牘嚴批責令先釋國瑞來轅聽候訊辦世

忠泊舟蘆葦叢中先自來謁文正文正拒不見遣武弁以一令箭偕世忠同至礮船釋放國瑞始於船底拖出之饑憊幾無人形時同治十年閏四月十八日也李陳二人同交營務處委員訊具供詞文正衡情剖斷世忠以擅執大員被劾褫職國瑞累次滋事又濫殺世忠部將因事在赦前劾以都司降補均交地方官嚴行管束澤培革去監生時議允之越數年國瑞復以詹啟綸殺人之案讞有唆聳主使等情發往黑龍江充當苦差伯相合肥李公嘗與予論及陳國瑞經此番磨練將來有

事似尙可用余答云陳國瑞驕暴之性終不能改究難任用且邇來困於煙色其精銳已銷竭矣萬一此番磨折稍久意氣漸平將來再用多不過將一二千人非任重之才也伯相頗韙其言其後

廷旨密詢吉林將軍云陳國瑞是否尙堪起用將軍覆奏謂陳國瑞兇暴桀驁不堪復用論將材者皆以爲定評焉

左文襄公晚年意氣

左文襄公自同治甲子與曾文正公絕交以後彼此不

通書問迨丁卯年文襄以陝甘總督入關勦賊道出湖北與威毅伯沅浦宮保相遇為言所以絕交之故其過在文正者七八而亦自認其二三文襄常與客言我既與曾公不協今彼總督兩江恐其陰扼我餉源敗我功也然文正為西征籌的餉始終不遺餘力士馬實賴以飽騰又選部下兵最練將最健者遣劉忠壯公松山一軍西征文襄之肅清陝甘及新疆皆倚此軍之力是則文襄之功文正實助成之而文襄不肯認也文襄毎接見部下諸將必罵文正然諸將多舊隸文正者退而愠

曰大帥自不快於曾公斯已矣何必對我輩煩聒且其
理不直其說不圓聆其前後所述不過如是吾耳中已
生繭矣迨壬申二月文正薨於位文襄寄輓聯云謀國
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
期無負平生又致書唁劼剛襲侯措辭頗爲懇摯余謂
文襄自此意氣可平矣庚辰辛巳間文襄奉
旨召入樞廷文武官僚於中途進謁者皆云左相言語
甚多大旨不外自述西陲設施之績及詆譏曾文正公
而已談次不甚及他事旣入軍機文襄奏言直隸永定

滹沱等河水患日劇請自出相度機宜督率舊部數營
挑濬修治閱數月文襄奏報河工蕆事頗多鋪張并有
數十年積弊一埽而空之語於是清議之士漸多失望
咸謂左相之疏未免虛誇違不逮李相節次治河之奏
周詳覈實意者其西陲功績皆不過如是乎余謂議者
推崇文襄始固不免過當因而責望亦太重不知北河
末流之弊本非歲月所能奏功且距京師咫尺有效無
效眾所共知文襄出筆太易乃其習慣使然殆不始於
此日也頃之文襄總督兩江官紳有赴金陵者皆云文

襄見賓客無他語不過鋪陳西陲功績及歷詆曾文正公而已蘇紳潘季玉觀察以地方公事特赴金陵欲有所陳歸而告人曰吾初謁左相甫寒暄數語引及西陲之事左相即自述西陲功績刺刺不能休令人無可插話旋罵曾文正公語尚未暢差弁侍者見日已旰即舉茶杯置左相手中並唱送客二字吾乃不得不出翼日左相具柬招飲方謂可乘間言地方公事矣乃甫入座即罵曾文正公迄終席言尚如泉湧也旣撤席吾又不得不出越數日稟辭左相始則罵曾文正公繼則述西

陲之事終乃兼罵合肥李相及沈文肅公然其意若謂本不如已遠甚初無待其力攻也侍者復唱送客吾於起立時方欲陳地方事數語左相復引及西陲之事吾乃疾趨而出云潘君之言如此可謂形容惟肖矣又李相覆陳海防事宜一疏即余代草刊在庸盦文編者也疏上時適文襄在關外奉

召將至京邸及高陽李協揆以事關重大辭俟文襄至乃議之文襄每展閱一葉每因海防之事而遞及西陲之事自譽措施之妙不容口幾忘其爲議此摺者甚至

拍案大笑聲震旁室明日復閱一葉則復如此樞廷諸公始尚勉強酬答繼皆支頤欲臥然因此散值稍晏諸公並厭苦之凡議半月而全疏尚未閱畢恭邸惡其喧聒也命章京收藏此摺文襄亦不復查問遂置不議

樞廷忌滿六八

自雍正七年設立軍機處以後必以大學士尚書侍郎之幹略優長默契

宸衷者爲大臣承寫

諭旨籌商大政蓋猶唐宋之入中書同平章事明之入

閣預機務也不入軍機則雖位居大學士不得謂之眞相顧閭樞廷裏外各一室本不甚宏敞大臣如滿六人坐位固嫌逼窄相傳必有一人不利者遠者余不能盡知姑就同治以來言之同治十三年中樞臣未有逾五人者大都自恭邸而外滿漢各二人也光緒初年仍循此例維時軍機大臣則恭親王及大學士文忠公（文祥）佩蘅相國（寶鋆）協揆沈文定公（桂芬）李蘭生尚書（鴻藻）厥後秋屏侍郎（景廉）入軍機旣滿六人而文忠薨於位未幾李尚書丁憂王夔石侍郎（文韶）入軍機以補之迨

尚書服闋再入軍機又滿六人而文定薨於位矣辛巳春左文襄公入軍機復滿六人幸在值未久即出督兩江所以無事壬午冬王侍郎以陳情終養去位而翁叔平潘伯寅兩尚書同入軍機又滿六人未幾而潘尚書奉諱甲申春軍機大臣五人皆出樞廷而禮親王及閻丹初尚書 敬銘 額筱山尚書 額勒和布 張子青尚書 之萬 同入軍機未幾許星叔侍郎 庚身 入值又未幾孫萊山侍郎 毓汶 入值復滿六人閻公已晉東閣大學士宸眷忽衰屢奏

嚴旨詰責乃引疾予告以去追溯十餘年事則相傳之舊說殆不謬矣然如閣相之引年歸田優游林下固大臣所難得者也不得謂之非福也

彭尚書迥翔文武兩途

衡陽彭雪琴宮保始以諸生傭書營中道光季年新甯雷再浩之變湖南提督率師往勦事平彭公獲保以把總拔補曾文正公之起兵討粵賊也彭公帶水師一營爲營官文正詢知其實係諸生始保候選訓導厥後累立戰功咸豐十一年由惠潮嘉道擢廣東按察使遂授

安徽巡撫是時官軍初克安慶彭公尚統領水師常居舟中未及莅任偶至安慶命府縣限三日內將閭巷所貼偽示剷除淨盡屆期首府據知縣之稟上謁銷差彭公馳馬通衢視之果無偽示及入窮街僻巷則見偽示張貼者如故且多悖逆之辭彭公大怒知其猶是官場敷衍舊習召首府擢髮罵之復奮拳毆之明日值衙參之期大小官員無一至者皆曰恐遭毆罵彭公素志雅不欲入官場先已具疏懇請開缺專意勦賊繼復陳難離水營力辭巡撫曾文正公奏稱彭某素統水師一旦

舍舟登陸未免用違其長於是奉
旨允其開缺以水師提督候補旋改以侍郎候補補兵部左侍郎繼改漕運總督則辭授兩江總督則辭復以巡閱長江水師擢授兵部尚書光緒十四年因病請開缺回籍夫彭公始以把總改訓導繼以提督改侍郎遂爲兵部尚書以歸廻翔文武兩途之中亦自古名臣未有之局也

談相

今世談麻衣柳莊之術者於人之貧富貴賤壽夭言之

鑿鑿並云某運佳某運不佳若其事之有定格者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蓋信之過深求之過詳則泥矣世俗頗傳曾文正精相術於文武員弁來謁者必審視其福量之厚薄以定用舍及所任之大小余謂文正於相術不必精然接見一人每於其才之高下德之淺深福之厚薄往往決之而終身不爽以是負知人之鑒夫文正雖不可學但使閱人稍多而能用心者亦未嘗不可得一二焉至若並世諸名公多富貴耆壽而所蘊又有不止於此者恐談相之士未必能道之

使必執麻衣柳莊之說以求之則常有合有不合余不敏於並世諸名公未能盡接其光儀而摹其德意姑就見聞所及者述之曾文正公器宇凝重面如滿月鬢髯甚偉殆韓子所云如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者余所覯當代鉅公無其匹也知府張澧翰善相人有癩龍之目謂公端坐注視張爪刮鬚似癩龍也惟眉髮稍低故生平勞苦多而逸豫少威毅伯沅浦尚書體貌頗似文正而修碩稍遜焉合肥傅相肅毅伯李公長身鶴立瞻矚高遠識敏辭爽胸無城府人謂其似仙鶴之相

胡文忠公精神四溢威稜懾人目光閃閃如巖下電而
而微似衆陶之例瓜駱文忠公如鄉里老儒粥粥無能
而外樸內明能辨賢否左文襄公貌亦如老儒而倜儻
好奇議論風生適若與駱公相反蓋駱公能用才而左
公喜自用其才者羅忠節公貌素不揚目又短視不善
馳馬衡陽彭雪琴尚書恂恂儒者和氣藹然可親道州
楊厚菴尚書意思深長貌亦儒雅鮑武襄公軀幹不逾
中人文弱如不勝衣四公之貌皆與其行事不同殆非
世俗所能揣測也故相朝邑閻公短小精健辭意懇摯

不改關中敦樸氣象丁文誠公志節清挺狀貌修偉綽有威風岑襄勤公雄姿沈毅形容黧黑老於兵間三公常度皆人意料所及聞其行事即如見其人焉又如倭文端公體亦不逾中人而灑然出塵清氣可挹霍邱吳竹如先生學養完粹道味盎然巴陵吳南屏先生貌雖樸野而氣韻高潔文似其人數公道德文章之蘊亦自有充積流露者凡余以上所述謂之盡合相經不可也謂之盡不合相經亦不可也余故就耳目所及者著於篇俾後有所攷焉若爲見聞所不逮者則不敢論列也

庸盦筆記卷之二終

上虞鍾達卿刻字

畢沅遺經樓校本